

呂氏春秋

冊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衛扞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扞禦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從隨勇敢不

足以卻猛禁悍也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下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市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夷穢

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嶼大人之

居多無君東方之夷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有越

種百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

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棘人野人夔讀如匐

匐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

言氏羌後言突鴈門之北鷹隼所鷲須窺之國饜饜

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

鹿禽獸別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

力者賢賢者豪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

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莫如

置天子也置立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

阿君也阿猶私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

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

弱眾不得舉寡以此利之○盧云注非是利天下言

以天下為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

難時作如此方與下文意相承接國君利國官長利

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

時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為智伯

也已說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

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

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

難而無功由趙策無所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

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矣凡

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

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案此與列

厲附朱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

而遠去居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一名鴈頭生水中冬日則

食橡栗橡阜斗也栗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

死之之往死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

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公

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

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今不死其難是為使吾

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

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人也所以激君人者

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厲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

一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人主御覽六百二十

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忠臣察則君

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

可醜亦重矣謂陳無宇齊大夫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

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入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伯成子高曰當

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

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

此衰利自此作新序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繁後世之

亂自此始也始首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蓋行去也慮

猶亂也。○莊子作無協而擾遂不顧種也。顧視也。覆落吾事慮落聲相近。

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

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

以止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

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

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

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邱渚海阻山無之字高

齊東階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為諸盧云案韋昭注越

語云水邊曰階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

非專為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是故

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

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

彌殺殺削小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

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不小

也知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

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

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

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

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

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與

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

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庠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

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謗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

痛傷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也

已閉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

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

惜死也惜愛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子與我子之

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不安

肖人亦自愛其死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

夫不死濟也道其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

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知若夫欲利人之心

不可以加矣也加上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

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也義之義耳拒之以不肖人之惡

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乃解衣是不義之義

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

矣幸善食之不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

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之死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移也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不祥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

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

帝有四字上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肖季子吳

陵季子也不肖為王去之延陵不入吳國故曰延孫叔敖

三為令尹而不喜伯叔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楚令尹

也論語曰令尹皆有所達也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

則物弗能惑也感動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

○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

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作飲非唯楊倥作于越還反

涉江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

注作二千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

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

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

江刺蛟赴入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

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

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

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

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

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

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道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

蚤息○蚤梁仲子疑全案賈誼書全冒楚棘一作蚤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

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物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

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俞然而以待耳

安俞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

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晏

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

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芻甸兵鉤頸直矛也

也戰謂晏子曰子變子言更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

變子言則今是已競誤杼欲置晏子於死則終竟

之今俗閑惡詈人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

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

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

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梁仲崔杼

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舊多

作授注本作受案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舊本

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之

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

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

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踏義就死未必死也故

以去死求生未必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

決而安處之也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夏后

之名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

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獅大夫士與君為四

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

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百人

為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

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舊願得而聞之願

踐繩之節也四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足問白圭

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

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

下弗能使矣釋也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

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

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所利論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禁之矣以死重害輕也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

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

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可

矣使賢以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

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使盡為己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

故鼓宮而宮應小鼓大宮應鼓角而角動小擊大角動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中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逐影行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召致又○有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

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

服服則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也榮

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有讀故割地

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足攻以止

治則爲利者不攻矣不爲利動者爲名者不伐矣爲武

伐不來己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

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爲

也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

是也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梁仲子云水蠻舜却苗民

更易其俗却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召類八中華書局聚

教

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魏屈驚不知出何書也○案

曹

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

魏

下省且其離句亦非也此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

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

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

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

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

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得其時

則無不成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

卿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

與此南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犖猶出曲也西家之

潦徑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

陽一作注孫云李善注於庭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直牆

不止潦工也一曰司馬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者也鞅履也

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鞅履空也徐曰履設吾將

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以食三世矣共食以今徙之

是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鞅不售無

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

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

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

主賢君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心仁者能用人

入為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

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

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

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宋在三大萬乘之

閒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

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

且節與也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昭按春秋子罕殺宋

以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

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

三等以見節儉等節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

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

之賸賸也音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期以一月六月

而後反也反還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

害猶弗察也知察今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

無咎之子環謚曰成子史鮪亦衛孔子為客子貢使

令於君前甚聽其君從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

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謂孔子子貢之容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環史鮪公

佐多賢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翬疑是鼯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

伯懼而作亂不得為賢梁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

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債

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

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致也血脈欲其通也利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

志欲其和也和調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

行也日欲其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

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故水鬱則為汚流水淺不樹

鬱則為蠹蠹蝸木中草鬱則為蕘蕘穢○梁仲子云

注引爾雅木立死曰蓄又引此草鬱即為國亦有鬱

生德不通疑主德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

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也叢聚上下之相忍也由

此出矣也出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

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怨謗召公以告

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

爽未必至厲王時尚在據韋昭注得則殺之國莫敢

言道路以目己以目相視而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

謗矣也弭止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障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

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

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矇目不見曰

獻詩云矇叟奏功○周語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矇

曲史獻書師箴矇賦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今毛

詩異案詩釋文云賁依字作叟又庶人傳語庶人無

得見王故傳近臣盡規規引作奏功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官者不

善酌取其通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上無過舉過失今王

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

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

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

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

出矣出罷公不說日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

幾之幾何疑是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

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懈老而

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始訛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

沈於夜樂勵君使不沈於夜樂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達鬱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行之墮也於樂醜樂壞今樂而益飭也正行之壞也於

貴貴則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

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桓公仲不與桓公燭不留

公於霸也○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

苑反質篇以為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

也潛王宣善衣東布衣白縞冠推之履特會朝雨

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步舉衣而步也列精

子曰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鄭注禮記深

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額推之履必非弊履可

知列精于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曰公姣

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此文選陸士衡列

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不自

好之狀也惡丈夫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

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

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

以我舊本缺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

亦甚矣麗也人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言其良甚

於己侍者之言也○事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無

此又影合鄒忌修事○事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無

也所用自見其殘暴孰當可而鏡鏡孰能照其唯士乎履禮士

而能正無期日矣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

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惟鏡破之而挖以錫

士之短欲令己改之○注醜舊作首而不改作長皆訛今案文

正義改鏡之明己也功細細士之明己也功大服己之

巨君致治安定社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

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

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

所本又疹左傳作疾知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達鬱十一中華書局聚

訓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

過明也失○案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

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

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改變此簡子之賢也人

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

居處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

以求存讎周也○舊校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

不得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

曲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也鮒

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

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

論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

為城池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

仿伴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鮫乃殛死先殛後死也○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云海內經

郭注引啓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不敢怨舜

而還案注者治水土者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得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其脯聽

姐己之譜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

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

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

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

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

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眾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

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

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疑當作

請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

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也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

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

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為齊所獲故曰

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

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

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

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

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

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齊

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

進報燕使之至也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

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

使聞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復舍也反

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為燕軍齊國以虛也七

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

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破之悉反其城

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

以卽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

民大破燕軍故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

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

踣累之重乃易毀也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

韻序其名也序其名也○據注踣當讀其與舉為其唯有道者乎

危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

過於宋不先假道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

假道於宋也○申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

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

為鄙以宋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楚會田於

孟諸無畏捷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仲子

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楊揚

古通用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史廣森經學○孔言

傳文未備杜氏遂以其創之袂也左氏宣十四年投

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

之蒲疏之市○蒲疏二字通作遂舍於郊○邑外興師圍

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四年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

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困曰大國若宥圖之

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情舊校云殆乃為

却四十里三〇左傳作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也所

以為成而歸也平成凡事之本在人主忘〇舊此下有之

文而行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

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也討伐可謂不簡

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也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

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〇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

叛而討之以義進也疆不足也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

唯義以濟故曰疆不足以成也〇注

行論

七日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忠不吝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舊本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潘

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壅塞無聞欲無壅塞

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

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

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三郟

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曰諾乃使長魚

矯殺郟犇郟錡郟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

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

幽囚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

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

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是何也智短也智

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魏武侯謀事而當

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

言於庭伐也立有閒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亮問荀子

新序襟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

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

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

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

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亡○困學紀聞二引

此取友上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

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

注名字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

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自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

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不當受辭受

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也川仰浦而後大君受

言而後聖原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

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大室新序刺奢篇校改大

益百畝御覽一百七十四同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

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也孟子所見羣

臣莫敢諫王無莫春居問於宣王曰序春居新荆王釋

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反

舊本倒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主賢臣

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

為無賢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

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缺從新序補春居曰臣請辟矣趨

而出也出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

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尚尚主也寡人不肖

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
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

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

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

鸞徽於河○說苑君道篇作鸞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說苑今吾好士六年矣

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

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

理督責於其臣矣○厚舊本作後今從以理督責於

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

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珍傲宋版印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休矣今

從意林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作也麟屬之麋屬之麋屬之鹿屬之牛屬之羊屬之也羽蟲鳳皇鴻鶴鷺鷺之屬也裸蟲鱗蟲蛇

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

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

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

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日

表奇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

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

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無道至則以為神以

為幸先無表之道能運絕於人以非神非幸其數不得

不然言非有神非有者必須 郇成子吳起近之矣

近○舊校云 郇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也郇成子魯大夫

仲子郇青孫也適晉道經衛○梁 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

善注文選劉孝標廣 顧反過而弗辭過衛不辭右宰

其僕曰曠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曠

也甚 今侯渫過而弗辭過何為不辭右宰 郇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

而送我以璧篇○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孔

叢選注倍 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

疾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還

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

車而臨三舉而歸舉也臨舉也注右宰息如三字有訛脫疑當

作右宰一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異也孔子聞之曰夫智

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也返還孔子聞之曰夫智

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

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

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河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

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

屣屣弊履前長見篇已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雪泣而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

能盡畢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立今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入於秦也

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

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

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

鄙相脰脰後竅也脰字讀如窮穹之穹○脰乃尻之俗體玉篇苦刀切此音讀未詳投伐

褐相曾脅管青相臍臍○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脣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

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覽凡此十人覽作賁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堯

尤盡其妙矣云○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

注無九方堯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徵也徵驗而

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

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

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古之善財者寒風長時口齒以... 秦時日以晴秦日益大此吳... 國出此... 難而不... 西... 文... 蘇... 出...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

也動蘇

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

也育長

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

利通

不壅閉無疾病矣

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

矣

云雄曰鳳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

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

稽遲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遂歸

國誘時此多詛周厲之難天子曠絕也難厲王流于彘

出故說此多詛周厲之難天子曠絕也難厲王流于彘

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

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

言哉一人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

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

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官

費又恐不給也給足請弛期更日更改太子曰為人子

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

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

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也是其唯

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諾駕

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

葬於渦山之尾變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

滑山之尾初學記十四引作渦水之尾論衡死偽篇作

訛從木吳師道國策注姚宏云變音鸞說文云漏流
漬也一日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靈運祭古冢文所

引改說文云題頌也文王曰謏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

故使變水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

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

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

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

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

雨字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

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

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

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

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

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段喬為司空有一縣

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

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

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類考叔為類谷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

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

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

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出也

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

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

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

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孫樂厲之

子也子懷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賤

罪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賤繫也○案字書無賤字疑是賤縮

也臆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

也意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不祥也乃往見范

宣子而說也

說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之

之或體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

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

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鮌於虞而用禹

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鮌之子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

管叔周而尹天下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

篇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

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

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

曰豈不過哉今夫塞者之塞舊本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塞

也相塞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

亦然要在得賢也要約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

段干木禮式其國治身逸逸不天下之賢主豈必苦

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敬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

時則萬物育矣也育成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

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

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

此作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

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

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

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宓子則君子矣逸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

矣也數術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說苑作勞手足
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千令升晉紀

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

賢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

而衛不伐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

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令簡子曰不

如而言也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吾乃且伐之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

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歿簡子之身衛

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

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

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車不軾尚威武也

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

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

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官也吾安敢驕之驕慢也段干木

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段干木富

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

為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

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表有

司馬庚與魏文侯相接淮南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

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乎二字倒秦君以

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疑衍魏文侯可謂善

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

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

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尸同履腸涉血無罪

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

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也惑怪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謂之為疑讀注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

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太王亶父祖之季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

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

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注公祖史記本紀作

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紺諸整字

叔類號曰古公也舊本補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

脫詩曰古公四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事之應訓云事

而不冑不○莊一子讓此官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

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犬馬句可不增詩大雅縣

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

呂氏春秋云定受據狄人之所求者地也○淮南句

此則此官字定受據此亦可不增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爭土地與狄人皆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安處居為臣等

耳故曰奚以異○案莊子云子且吾聞之不以所以

養害所養杖策而去者所以謂民人也策也策也所養民相連

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也岐

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大王亶父可謂能尊

生矣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

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

其生命故曰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

釐侯有憂色五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復謚也韓武子

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

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

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音

否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

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舊本戚作臧案臧不當訓近莊子讓王篇作戚此應不異昭

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中山公子牟

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子牟

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海之上言

志故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

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

在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說得本意詹子曰

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不能

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

神以保性也○縱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

又惡乎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

也神傷則天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行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

也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豐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衣服不供有

案當全引詩故身親耕妻親織之身也所以見致民

利也文今補正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

非以要利也也要傲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

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

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

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

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

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

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都也楚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

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

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

也王曰必不得宋必舊校云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

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

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

般三字今據御覽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

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

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利言皆欲也昔上古龍門未

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阨在左馮城夏陽之北呂梁

號曰呂梁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

清門山之上大溢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

之也滅沒名曰鴻水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

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曰抄云此於地里

必連下乾必連下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

東土也耳言使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此禹之

功也之功治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

勤伊闕決江疏河其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

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其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

相違背也古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愛類 八 中華書局聚

之頭石可以代之擊石子所愛之子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匡

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施取代

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

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

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惠子

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

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言何為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

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

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

同則溼為下溼猶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所為卑濕重遲久之也

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疾也其旬日取之與駑駘同

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

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鏃矢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射三百步

也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

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

有餘臣不得而為也為臣無所得耳於是令貴人往實廣

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荆王死貴

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

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

臣被誅以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也齊襄公

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貴卒 九 中華書局聚

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孫無子糾

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自立

為君故國入殺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

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也鮑

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

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

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

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疾言其周武君使人刺伶悝

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案此僵與上小白佯死之

當又一也上訓儻此不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

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以為

不信因厚罪之伶悝所使刺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

力者曰吾丘鳩吾邱鳩當即獻之或體集韻音戎

用切從宄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
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鳩衣鐵甲操鐵杖

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
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
然後死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貴卒

人出幾至陳而對孫
以避而無樂無不
以車好車以人

德... 三... 文... 三... 百... 未... 以... 五... 十... 六... 能... 是... 離... 文... 離... 甲... 對... 離... 林...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也孰猶思也

曰淵無水曰谿不可不深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而後行之也慮度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曰傳

曰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宋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

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棄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

而美美好也無忌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

也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

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

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

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

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

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也對曰以妻事怨且自

以為猶宋也猶如也○左傳齊晉又輔之也將以

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

建出犇出犇鄭也左尹郟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

令尹子常曰郟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

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致高或又謂郟宛曰令尹

欲飲酒於子之家郟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

令尹必來辱辱也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

甲兵甲鎧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

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

故曰因以為酬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勤惰之意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

作執也今據詩形弓傳改正

甲兵焉惟左氏昭廿七年傳作惟諸門左梁仲子云

文小惟子本又作惟莊子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漁父釋文緇惟本或作惟

令尹郟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有信

也甲遂攻郟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

也傳作進胙者左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

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亡夫太子

建左氏傳作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蔽屏

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

也幾近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

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

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

也族滅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

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慶封又欲殺崔杼

而代之相於是拯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

與私鬪鬪也鬪讀近鴻緩氣言之○拯與拯同左

不切義當與疾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舊訓訴於此

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鬪字下云兵鬪也又

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為非今鬪字亦從之

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

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與甲以誅之○盧滿嬖左傳

嬖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

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

絞也絞經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

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董誅封也無字陳頌無之子桓子

子欒堅之子子雅也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

尾也與共誅慶封也○堅子欒名祈子高名舊本子

雅作子射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

責讓魯為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

吳重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

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

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

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黃帝之貴

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

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謂之重死身

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凡亂人之動

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

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萬利之本也和本原也傳曰利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似當作不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無義 二 中華書局聚

字一則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

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解以義動則無

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

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

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

用也欲埋之責非攻無以埋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

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

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

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

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

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

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

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

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
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
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
士自行不可不審也

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公孫卬有罪於魏推此
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
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庇人也○
襄庇卽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
師及鄭孔夜戰于梁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
赫本或作疵者訛

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
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
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
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也待特趙急求李效李
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

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續經因告
索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

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

與同朝幾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友人之不交也公孫竭與

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檇里相國檇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

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衛魏趙也又況乎無此

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

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

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也故墨子見歧道

而哭之為其言乖別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三十八置鼓其上遠

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

戎寇當至御覽三百九十一嘗至今從元本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幽王欲褒

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

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

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

御覽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

惡積足以滅身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

大滅詩云赫赫宗周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

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

於洛邑今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

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
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豔鎬列為諸侯晉文侯

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梁北
謂也○焉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傳乙正

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引作後漢喜効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

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讓曰吾為汝父也

豈謂不慈哉十三御覽八百八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

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

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譖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

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

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

人望其真子○選注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

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其真子舊本作於夫惑於

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

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
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
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爲治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

行見也故土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小而不弱故強

國大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為小國弱國而為强大者不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也强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

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

也知故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聚人復期

會於其所而咨諷之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鷄

之賁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用左子貢曰夫傳信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

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

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

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

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

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

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

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用以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

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

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

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

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搏木大木也津

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搏木即扶木為欲篇東至扶木攢樹之所搢

天之山山高至天也○攝音民鳥谷青丘之鄉黑齒

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至交趾孫樸續櫛之國丹

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羽

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西

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

吸氣養形人也積金之西方剛氣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

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

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疑即

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犬戎之國夸父之野

處疑是之窮處或三字是衍文

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

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

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禺彊憂其黔首顏色黎

黑竅藏不通也步不相過也罷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

勞也大地利嘉穀也至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

佐禹○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皋陶橫革直

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故功績銘

乎金石金鍾鼎也著於盤盂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

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

仲子云莊子逍遙游焦火作燭火釋文云本亦
作焦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 夫子

為天子而天下已定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

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

巢於林不過一枝巢自為為己也與啁也啁噍小鳥也

子作鷦鷯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偃鼠飲於河不

過滿腹歸已君乎也滿腹不求餘惡用天下也惡安遂之

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之箕山在潁川陽城終身

無經天下之色理經橫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

妨不以物故戚愛習故也戚親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

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邪謀之也此

五常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

衆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

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也或當有一

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云二字以衆爲臯子之名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

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也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

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

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也他人將事秦荆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

鄭也輟止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

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獸

也名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夫太宰嚭吳王

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

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東謀殺智伯於高梁之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道驗效也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

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

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和五

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重黎又欲益求

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

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調若

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

無井而出漑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

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

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

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孫

疑是求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夏之晉過衛孔子夏

商也卜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子夏

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案

古文作王亥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

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也經理

也明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

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

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此聖人之所貴也然則何以真知然之辨及人之
 參麟非而長參麟是而非是非之變不可不察也
 定故到舜生也習而問之則曰習時曰友也何也精
 曰非也與曰交也夫曰與三附也亦與交時以也
 精也 有說矣諸家曰習時三系也何也 以精字貫
 麟雖精不若無聞也 精也 不夏之習也 精也
 曰與一人之對我對一人之對也 精也 精也 精也
 人故之聞之故宋若宋故令人問之故不若不若
 與共對一人南蘭而對之者曰丁矣與共對一人國
 兼共而出也與對一人國及與其宋與共對一人曰吾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鎮洋畢氏校本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覩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

水源而欲其流也水奚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

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

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能意見齊宣王宣王

欲嘗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

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對曰

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

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

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

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

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

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之所

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

○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其社蓋於

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其干戚之音在人之

游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

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王

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無使

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無氏為齊侯田氏之號為太公無

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狐援齊王不受出而哭

國三日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日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困學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

其辭曰先出也也出去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

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

法若何吏曰斲斲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闔不欲

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

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為

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小

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喻為人害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墟邱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言若

猶直也又斲之東闔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

斲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

矣上已惇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

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此觸子之所

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使觸子應之齊

潛王不禮觸子代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

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

見權勳也○事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

於郭近郭也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御覽三

百五十一部一作屏蔽犀櫓又三百十三亦作犀櫓說文

繫傳屏互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也投棄嗚呼

士之邀弊一若此乎之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行人

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

而身自將是衆也○御覽補與下文合從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

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

年兼國十九○韓非難二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

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

○韓非作秦人來用此士也○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

侵去絳十七里

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

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禮其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

二十定天子之位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成尊名於天下尊之名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

○韓非作耳御覽三百十三同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

立於矢石之所及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

後今案文義改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

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

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

為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要利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此之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謂也

安思危周書程典解文劉本作居安思危出左所以

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

酣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

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毋忘

之者欲令其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亡公

難出不驕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

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

夫為大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

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當此時也殆危也

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射短矢○說苑正諫篇

茹黃作如黃宛路作箇簾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黃以畋於雲夢楚澤在南郡

華容三月不反得丹之姬丹作舟淫暮年不聽朝淫惑

也朝正也○注似以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葆太葆

葆官也申名也○說苑葆俱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

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

當答王曰不穀免衣緼縲而齒於諸侯緼縲格繩縲小兒被也齒

列也○舊本縲訛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縲願請

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

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

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說苑作乃葆申束細荆五

十荆說苑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

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

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說苑自流

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

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說苑折當從之

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三十令荆國廣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

不可為死論說○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扞敵禦難

而致死不用是益於人國也未得死所以死謂扞敵禦難

指君言下文甚明注皆非之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

樂也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故與

勿無也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

知然也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

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

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

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

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滅也

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邱墟禍及闔廬

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為丘墟也吳王夫差將

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

通我得其地不能處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

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

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

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

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

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

而刺獠獸三歲也雖勝之其後患無央虎之患未能央

患不必指虎言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

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

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

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

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

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

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踏也傳曰魯人之

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

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夫差興師伐齊戰

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

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

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抉其目著

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

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

為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

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而死冒覆面也○以冒而死舊本作

以冒面死案注云冒覆面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

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

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道一貫也同於不仁且其所以士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火而死笑之以為樂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桔

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椽於其端舉刑鬼侯之

女而取其環聽姐己之譜殺鬼侯之女以為脯而取

正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欲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

能寒耐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

讀曰耐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伯以女美好紂受姐己之譜以為不好故殺梅

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為琰室築為頃宮琰室

以琰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

博大也○書傳多云桀作琰室紂作頃宮今舉屬之

紂以言其土木之後固不必細為分別也梁仲子云

宮此注作如字讀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

亦疑是裏當作裏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數

心欲紂知其非紂以不能聽故視其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

比干不死矣聖人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仁心一竅通則比

殺不見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孫

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使宰人孺熊蹯不熟宣○左氏

走而避丸以為樂也熊蹯作宰夫脰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

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宣○趙成子左傳

使鉏麇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耳沮麇見之不忍

賊也殺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

因曰民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

之必有其一也正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畜齊

文一上左傳有有字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

潛王亡居衛潛王宣謂公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

王臣也○公王丹即公玉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

丹古玉字作王三畫勻王丹對曰王賢主也於王而

見其實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去國居衛

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意言輕王曰甚

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

度濬王之亡國宜也但酒涎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

耳腹大宋王築為孽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胃從下

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孽當作轡帝當作臺孽與轡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孽帝耳詩云

庶姜轡轡高長類也言康王築為臺革囊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胃自下射之

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注類左右舊本作類訛與之名言四字劉本作謂之二字

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

可以加矣也加上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

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

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

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

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壅注傳秦繆公時戎疆大

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

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

射之寇兵也扞引也○扞舊訛作扞注同案大荒南

也音紆今據改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

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見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

自知也○舊校云一本本作斲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

擒則無及矣李本本一作斲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

如說無何齊攻宋齊潛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

也候視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

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正以宋之強齊

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宋王因怒而誅

殺之誅枉也無罪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

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

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

也其弟曰為王視齊寇為兄詐今改正不意其近而

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

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告宋王必誅死也不

報其情又恐死齊寇至殺人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

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讀與

又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

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

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

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

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

狂夫之大者狂而戴氏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

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

氏之所以絕也○舊校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

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

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

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

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句不智聽智從

自非受是也○道謂有道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

過一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忠不納

之說鮮不危故齊宣王好射好喜說人之謂己能

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用舊作則孫其嘗所用不過

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

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

宣王之情情實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

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

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

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

也如之

壅塞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第本乃古第第一作第大亂五小亂

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

樂盈以兵畫入于絳也○割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

訓同義皆不當注亦不明了此似皆指驪姬之亂安

得忽及樂盈又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割或是故

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案左氏昭十

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兒之也字○兒疑免武王以武

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

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
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

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

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秦繆公率師以納

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

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

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

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歸惠公而質太子圉

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

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

高粱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器用用民以

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

故曰釋宋出穀成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

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

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

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大臣卿士之死

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

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

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不苟論第四 贊能公自知里當賞 博志音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

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

不移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也而不肖主之所不說不肖其說乃因下文

而訛今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句其說忠臣之聲

與賢主同同等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

主能刑殺之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禍不

故曰有異也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比

異也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武

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諸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

呂氏春秋 卷二十四 不苟論 中華書局聚

異五人御於前莫冒之為疑是為之係曰吾所以

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

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

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

千乘者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

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

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

公以女樂二八人疑人字與良宰遺之宰謂戎王喜

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

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

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而西

至河雍也雪除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晉使叔

虎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郤晉語注齊使東郭

夫郤芮之父也見韋昭晉語注

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

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

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僻陋

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

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

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

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

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

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

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

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

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

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

虎

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

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

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

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

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

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亡久謂避驪姬之亂

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

賢者以人任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

力不肖者以財

傳曰政以賄成此之謂也

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

伯樂善得馬故曰不若得伯樂也

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

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

義與歐冶同○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不如得一賢士意林及御覽

四百二皆作賢人當由後來傳本誤也

舜得皋陶而舜受

之受用也○注受字舊本作授今案受之即書所謂

亦俾子從欲以治也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樂之民也文王得呂

望而服殷商殷紂之衆服從也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

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

相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

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

也不可射于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

君射人者也其君公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

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

鮑叔當重而相二字衍文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

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

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鞞革也膠其目盛

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也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祓以燿火釁以犧豕焉禮所以祓除不祥也周

故以燿火祓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釁小事不用大

謂也權讀如權衡○權衡舊本生與之如國也如至命

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也薦進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

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也告白因

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

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

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

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孫叔敖

沈尹筮筮○當作同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

問○舊校云一作晦修行不聞郢楚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

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

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

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

尹莖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

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十年梁仲子云左傳文

今弋陽期思縣楊涼注荀子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

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

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

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

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正也夫人故不

能自知人主猶其能○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

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己言皆在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

鼓欲諫者擊其鼓也○淮南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自知中華書局聚

木也。○注以字。淮南注作於。湯有司過之士正其過也。主正也。武王

有戒慎之鞀其欲戒者搖。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己不。

也。失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

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莊公為崔杼所殺皆不自知。

也。之谷。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

破。死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宋中山不自知而滅

亂。宋康王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

虞。秦坑其兵。四萬。趙括以軍降。鑽荼龐涓太子申不

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

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此之謂也。敗莫大

於不自知也。莫無。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

射也。一曰。智伯伐范。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

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李善注。文選。任

況然作怛然淮南說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

也疾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

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案非猶此也則如

字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

己引○李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或言君之智也

仁○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歟座可反邪任座翟黃對曰奚為不可

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

門必殆猶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也客敬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幾無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

天也以用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皆得其處無爲字人臣

亦無道知主也主君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施加

也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則親疏遠近賢

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用也君晉文公反國賞從

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

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

問其說之欲知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

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

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

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

也故不與三賞中也注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

霸乎內史興周大夫也奉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

公其當之矣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

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

亂也攻之小主即出子也紀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

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

昆弟也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殆據世本右主然守塞弗

入也右主然秦守塞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

內公子連則兩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

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定將之

北翟翟二字疑衍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也夫人聞之

大駭也小主夫入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

始發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

主君也公主君謂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

人自殺雍秦也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

罪之恐其不德茵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監突爭之

曰不可大監突秦也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衆多若此則人

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

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

也罪也而賜茵改官大夫秦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

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

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

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瘴疾

走馬弗及至己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

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草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

果實繁者木必庠無有上齒曰果實繁者木為之庫小也

○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博志七中華書局聚

韻用智福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

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

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

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

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

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

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

語曰吾衰久矣吾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用志如

此其精也精微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

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

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

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

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

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注○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文選韋宏嗣博奔論

補御覽六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

百十一同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

將○案吾下兩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

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

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文○尹儒一作尹需藝本或作六藝

今從李本荆廷嘗有神白援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

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

而括中之矣發之則援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

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睇而援號此之謂也尹儒注流字舊作由基二字訛今改正

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夜夢受秋駕於其

師明日往朝其師當重師字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

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

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

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

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

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

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竽

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也

從之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

聞於國國人之聞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

証亦諫也見說文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

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

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

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

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

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也古齊人有好獵者人舊齊

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齊字曠日持久

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

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

狗買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

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

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

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

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

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也逆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也道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也天道有盈縮之道也數故曰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莊王之楚穆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

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

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

陳曰訛今改正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

○注傳曰舊作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

曰完子仁且有勇有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

曰奚故殺君而取國而殺君殺齊簡公也田成子患之完

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

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

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

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

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敢入於國

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

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

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

博則達道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

陽簡子邑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

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

陽所作壘壁培堙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本有培字

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子上

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噫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

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

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晉語郵無正字伯

樂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即王良也此云孫明當即

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

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

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謙○舊注云兼或作

謙字無義或當為嫌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容說

鐸為賢人君其圖之圖議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

也過失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

循理德之上上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

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簡

子當此此簡子之行與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

復過而惡聽諫諫固敗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復過惡

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

者耳危敗則滅亡取但慙辱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

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覽御九

百九十四莘作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華日抄作萃

而服愈人病故萬董不殺人萬董則不能殺未詳漆

淖水淖字○水下舊無淖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

也而堅溼之則為乾乾燥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

之則為淖火熾金流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

可推知也漆得溼而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

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

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小魯人有公孫綽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

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注云蓋周一見淮南

衛人王孫賈之後也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治一舊校云

為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

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

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子相劍者曰白

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物與韌忍刃紉古皆通用李善注王文憲集

序引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

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

柔則鏹○字書無此堅則折劍折且鏹焉得為利劍

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

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

別矣

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

此忠臣之所患也

憂

也

賢者之所以廢也

故不見別白

義小為之則小有

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

也

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招墀藝也中謂剖

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

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

其上必將撓

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繼

未可也○梁仲子云淮南人闕訓作高陽繼廣韻以

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而合事實者也辭高陽應

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也

疆塗益乾

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此儂於辭而後必敗其

當是勉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

強之義

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驚綠
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日在前矣○注說迂曲不見也智
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
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

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

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

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

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

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己堯也是以

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此二句客又問

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

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簞簞

也與篋同非愛篋也清有餘也清聖人之不為私也非

愛費也節乎己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

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

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有所通則

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

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

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

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主人

謂俗主又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

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

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

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

去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入

不墜閉也曰悖意悖亂也○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

亦當爾論語孟兩篇竝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

心者也此六者惑人心者節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

也此六者不節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

者宜適不難中所以窒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

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正則

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

道尚空虛無為而無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

文皆作如己有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

之御覽非也

此之類也故曰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

通乎君道者也○注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

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

疑之字衍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

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

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能此者雖舜之聖不武王之佐

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

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

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

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

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賢

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

矣功千里之功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歌舞

故曰知乘也

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

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有似於主人者之者也

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

主其主使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記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爲

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也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

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

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

就成也○李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

已成○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

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

能○自爲人疑是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

名之所以傷也傷敗國家之所以危也危亡棗棘之有裘

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

己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

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敢之二字似

當乙轉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

皆競也競進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

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

也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也

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之

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

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也賦子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

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

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

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鑿

池

靈公襄公之子

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傷病也

公曰天

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新序刺奢篇陬隅

隅作隩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

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

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

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

○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

而怨將歸於

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

舉用也

夫民未有見焉

其德未見

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

善於寡人有也

○曰新序作且

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

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

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

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兇也辟邪也簡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六者皆所以為民用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更言同異相成同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

亂人以由之亂在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牆儀望也毛之微而不視

堵能中之大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晞毫髮寫人貌儀

易貌也言審本也射人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

以治者本身審且猶不能正而欲治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

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治亦然未

也身治而國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

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向擊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不向擊紂之太史令也紂

而紂滅周武王用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其言

為君治理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

將而應之拒之注拒一作應梁仲子云水經泚水注

引作荆使唐蔑應之則改正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

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亦趣督也刻章子對周最曰

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

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

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

而作夾比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

近近猶也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

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

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

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

弋鞞偏緩弋獵也論語曰弋不射宿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

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

適之適猶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閑選閑猶也曰

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

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有與右二字故擅為

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

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

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

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觀君也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力不能盡節也竭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

何能也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好善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穴容螻也如隄有孔穴容螻則潰漏

惡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穴容螻也如隄有孔穴容螻則潰漏

竅決至於漂沒閭閻突洩一燹而焚宮燒積竈出則火濫

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突廣雅竈窳謂之突或謂突當作突案說文突深也一曰竈突然則

突特竈突之名說文亦但云突一曰竈突不云竈突何得以此為突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標舊本訛作

煙今從日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失失

抄改正之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軍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

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後世之國所非笑也衛

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甯殖孫文子也鴻集于囿虞

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公如囿射鴻二

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也晏暮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

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公孫剽孫

公黜復誤矣案衛世家獻公為曾孫也焉得立之

乎黜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曾孫也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衛卿石惡之子也

圃不欲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也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蹙頓也而蹙於垓垓封也

蟻封卑小人輕之故蹟顛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置之網是

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

本缺孫據紀聞十補御覽四百三十同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也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

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而已紀聞作

解往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

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

也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

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言非獨信也。大信用賞罰以成。

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向犯盜。案注大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頰然不

儇若失其一二謂道也儇給巧偽為之士其狀頰然不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而傲輕也連於有大成功也似

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

害此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之士若臨患涉

難而處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

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補今

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

而欲服之化廣大也節物事也行耳目遺俗而可與

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富貴弗就而貧賤

弗竭

輕富貴甘貧賤○竭去也宋歸德行尊理而羞用

巧衛

厲

甚厲至高遠也○注榮疑營媚寬裕不訾而中心甚

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唯義所在

折也

此國士之容也法容猶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

以買取鼠之狗

假猶請也請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

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

暮年乃得之曰是

良狗也

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

此良狗也

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

桎之其鄰桎其後足

桎械也著足曰桎狗乃取鼠校○舊

則一本作狗矣

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

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

豈足以諭之哉

此謂不言之言也

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

道書二

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順

十五篇

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順

材也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駢送之以目

視之也而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

也殆近今者客所身斂士所術施也士所身斂客所

術施也述○舊校云術皆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

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

不長也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也良善志必

不公也公正不能立功也立成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

多好得厚斂也惡予恡齎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

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

皆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冒自足其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冒自足

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

心一甚素樸精潔專唐尚敵年為史史國其故人謂唐

尚願之故人者唐尚知舊也應故為願之也以謂唐

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

信也羞為不信其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

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資之

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為其兄

請請於唐尚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

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

愚者之患也以其兄代衛君衛君不可信謂唐尚欲

可得故曰不可信也而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

有天下何益危不能自遺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

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鷥陋之人從而賀之

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於賢以子

不可予也不肖不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傲求也矜大也以國子賢則與子孫不肖子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

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

榮顯也

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

實猶終也

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

同等也

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

無大功故也

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

逾益也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

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作嘔

嘔下同前論大篇作嘔

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

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

當作及

己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

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

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

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

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

安也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前言相須也○兩待字

贊字亦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

樂也樂願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

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千乘耳王者

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子

字此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

疑之對以千鈞論王術一斤喻治國言王薄疑對曰

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為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

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

淮南奉作舉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

周也

分也

之也

後也

為也

東周

昭文

君也

昭文

君謂

杜赫

曰願

學所

以安

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所謂以弗

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

而安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

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

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故被瞻之不死也賢

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耳被瞻

也者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

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外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

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

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

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倉子農道篇作易用

則邊境安安則主位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倉○重亢

尊又多大安則二字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

農則其產復倉○御覽復作厚亢其產復則重徙重徙

則死其處居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

多詐則巧法令有巧讀如巧智之巧○亢倉子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

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耕

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

有功業充倉子作第有千級注一發周語作一發此

作發訛章昭注一發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

于國當啓蠶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

也以教民尊地產也穀地產嘉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

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桌絲繭之功以力婦

教也力任其力効其功也○亢是故丈夫不織而衣

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賀功以長生買易也○以長生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

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

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

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

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

是字 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上農 五 中華書局聚

三日不絕燭故不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

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誠農不出御御妻女

不外嫁以安農也閭姓之不出野禁有五地未辟

易不操麻不出糞捐出猶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

不足不敢渠地而耕也渠溝農不敢行守其疆賈不敢

為異事他異猶也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

伐材下木也伐斫澤人不敢灰燒灰不以纆網罝罟

不敢出於門罝罟不敢入於淵罝罟罝罟也詩云肅肅

施罝發發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未詳是

謂背本反則則法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

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時事不共

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也續四鄰來虛奪之

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時

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

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窶為突乎窶容汗下也突子能

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剛

浴士乎士當作土○古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

能使藿夷毋淫乎淫延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

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

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

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

肥者欲棘棘言羸瘠也詩云棘人亦瘠之樂急者欲緩緩者謂沙壩緩者

欲急急者謂疆壩剛土也故欲緩者乃能殖穀溼者

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乾下溼近汗泉故溼取其中適乃

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

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又無螟蜮螟食心

相曰螟食葉曰域充州域當為蠃音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也茲年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

成剛也畝耜三尺為剛遼西之入謂之耜也廣六尺為

尺深者今日之犂廣六尺旋轉以耕於其塊彼此相向

亦廣六尺而成一隣此之謂畝而百步為畝總畝隨

刃謂剛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塘字書無攷此耨

柄尺此其度也度制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耨苗所以

以刃入苗間也所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

少肥故曰可使也入肥則瘠瘠則得穀澤使苗堅而地隙人

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也草端大月冬月也孟冬

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後莒莒蒲水草也冬莒者百

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孟夏之昔殺

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薪莫也是月之

夏之初學記二十七引呂氏孟日至苦菜死而資生名

也資疑即而樹麻與菽樹種也此告民地寶盡死

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

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倉藏之於此

告民究也麥畢也刈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

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天下時地生

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不出稼穡自然有年瘞土無

年瘞土祭土曰瘞其神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

而止利之器有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充

倉子作可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辟疑是倍○注不

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當時而

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郟之郟逆也民既郟乃

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

逾處種稷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早晚種早晚熟為種

詩云黍稷重稷種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

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土燥溼也○注燥必厚其鞞厚深也○為其唯厚

而及鎗者鎗或莖之堅者耕之澤梁仲子云鎗疑

從缶音義並缺其鞅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

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明小畝為青魚胙

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

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虛動也草竊之也故

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

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蓄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

也儼介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

死虛實根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

穎實栗有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綱

郤家室也仲子疑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知其田

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辯土八中華書局聚

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

引此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清剛冷風下

得陰也陰溼也上得陽也陽日也然後咸生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

而殖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

土無使不足也土壤也亦無使有餘也餘猶多也熟有耨也耨覆也

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

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也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

本也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也莖生有行故

遯長弱不相害故遯大也遯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

其行通其風列行也夫中央中央帥為冷風夫決也中央帥率

也嘯冷風以搖長又引之也夫或作使○選注引作夫必

中央師為冷風又引之注云必於苗中中央師然肅冷

風以搖也苗其弱也欲孤孤弱特也疏數適中則茂好也其

其長也欲相與居又言注相作相依助不僵仆皆託脫今

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充倉子亦有其熟也欲相

扶術作相扶持不可傷折也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為族

乃多粟子族聚也乃多穀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

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粟不成是故其耨也長

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

而族居也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境而專居則多

死其專獨不能自蔭潤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

其弟殺其小者大者養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

禾多死○舊本批作粗下不字厚土則孽不通壤深

自達故多孽死也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

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也必穗

稼就而不穫也穫得必遇天蓄也蓄害夫稼為之者人也

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數之闕也○亢倉此之

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

本根也莖稍小鼠尾桑條穀也疏機而穗大機禾穗其粟圓而薄糠

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勢如此者不

風也風落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稔米

而不香奪或作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末一舊校云

案亢倉子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粃而不

滿也滿成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下亢倉穗

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

如此者不飴御覽八十四二作餲餲疑上注讀

北縣切決不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

當讀餲也

短穗○藁御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

鉗而不香覽小米故厚糠也○米鉗御得時之稻大本

而莖葆長桐疏機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

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舊校云益

二十九作蒜注益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短

桐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

糠多粃庭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待○御覽無

大注止辟小二字正文得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

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桌以均後熟

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得時之菽

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

二七十四實也○莢舊訛作美今從大菽則圓小菽

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

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

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

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

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蛔蛆先時者暑雨未至

上作附動蛔蛆而多疾附動病心附讀如疴○洪氏亮

案作痛誤從舊本改正亢倉附動作附腫其次羊以

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蒼○案蒼狼青色也在竹曰

滄浪字異而義皆同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失時

之稼約病約青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

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為

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

味甘其氣章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耳目聰

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也殫氣不入身無

苛殃苛病殃谷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

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涪灘

高誘注秦始
皇即位八年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

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

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

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

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

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

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

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

者皆私設精

疑情

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

隆以日俛而西望知之

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
其言近道故以為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之多失之

案不韋著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

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

論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

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

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

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

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

淮南皆非也

蔡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

俗時

本書作時

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

本書作似

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

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

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

八覽六論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

易者林意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

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

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

書韓彥直為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

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

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

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司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

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
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
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
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
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栝蒼蔡伯尹又跋其書
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
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
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
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
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

也

黃氏
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
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

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
始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
士不韋則徠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
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
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
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
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晤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儋
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篇開晤作開悟多鷄也此所
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彙之咸陽
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
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
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
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彙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尙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

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閒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

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
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

取焉

禮記
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
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
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
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
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
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
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
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
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
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

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
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
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
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
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
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
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
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
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
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
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
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

極為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
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
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
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即豫讓亦難專有其名
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因
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為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
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
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為一篇以補總
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
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為
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
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

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

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

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

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

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二十六卷秦昧呂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

誘注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二十六卷秦昧呂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閒手校之自秋涉寒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